

“文艺院团改革创新夏令进行时”系列之四

面向90后演员的“学馆制”让中生代“回炉”，老戏传承新戏排演两不误

上昆：戏曲人“一直在路上”

■本报记者 黄启哲

“下课！”对着台上的学生黎安和余彬，老艺术家张静娴这样打趣道。这是“学馆制”第二年汇报演出剧目《狮吼记》的排练现场。虽说下午两个多小时的响排结束，可以“放学”了，可不管是台下昆大班、昆二班老师，还是台上之后三代的学馆生，都意犹未尽。张静娴拉过余彬纠正动作，老艺术家岳美缇和导演沈斌给黎安等人讲人物，昆五班90后青年演员请小伙伴听音准，而观众席上还坐着几个85后、90后旁听生“偷师”。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总裁、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感慨：“一台戏，凝结五代人的汗水！”

过去一个多月，上海昆剧团几乎全体演职人员“一直在路上”，排练厅的老少师生也不例外。辗转广州、深圳、昆明等地的全国巡演刚告一段落，眼下又是高温盛夏，院团领导也在纠结，要不要休两天再开始？“一路巡演，演到哪里火到哪里，这样好的戏曲环境，这么多的演出机会，给我们打了一剂强心针，越是振奋，越是想趁热打铁，折腾折腾！”一咬牙，大家又投入到经典老戏《狮吼记》、原创新戏《红楼别梦》等多台演出的排练之中。梧桐掩映下的绍兴路，是酷暑中难得的宁静之所。而坐落其中的昆剧团排练厅，用阵阵水磨调，为这座人文之城贡献戏曲人的火热之心。

90后的学馆，迎来70后大师兄大师姐

年初一听说今年把《狮吼记》排上日程，70后大师兄黎安和大师姐余彬主动举手报名。这两年，院团演出不断，作为中生代，他们是挑梁的主力。演戏的机会多了，学习的时间少了。对于这出经典，黎安心仪已久：“这是昆曲老戏里难得的喜剧，老师们每每演出，台下总是哄堂大笑，效果特别好。”而余彬更是早在10年前就向张静娴“打报告”排队学戏。

机会难得，学戏更是见缝插针。上周三，黎安和最后一批演职人员回到上海，第二天就泡在了排练厅，丝毫没有修整的时间，就连复发的腰伤，都是“在巡演路上养好的”。而这一次学戏“回炉”的机会，可以说是“沾了师弟师妹的光”。原来，为响应上海文艺院团深化改革，上海昆剧团于2015年推出“学馆制”，主要针对当时刚进团的昆五班90后毕业生，快速向演员转型；也将昆四班的85后青年演员纳入其中，由昆大班、昆二班老艺术家口传心授传统经典。在今年的计划中不仅有《借扇》《百花赠剑》《乔醋》等传统折子，也有2010年岳美缇与张静娴复排的经典大戏《狮吼记》。

面对已经“出师”的70后学生，几位老师没有手软。余彬饰演的柳氏追打丈夫前往公堂诉状，单一个出场，反复了不下五遍。从站位到姿态再到动作，在老师的眼里，失之毫



▲老艺术家岳美缇与张静娴在2010年将经典传统戏《狮吼记》整理控台，再次搬上舞台，兼具烟火气与文人雅趣的故事受到观众的喜爱。 元味摄

厘，谬之千里。原来，这出由苏轼《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中“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两句诗演化而来的喜剧，最有看点的就是柳氏的“狮子吼”，要求演员动作夸张，嗓门节奏都要跟着提起来。全然不见了昔日昆曲闺门旦的娇羞婀娜，可在彪悍外表下又要带出几分可爱娇蛮，要演得恰到好处，并不容易。老师严苛的要求把余彬弄得有点紧张，开口的第一段唱一度忘词。这下，让演员乐队十几号人跟着“倒带”重来，可没有一个人脸上不耐烦，都帮着提词找感觉，到第九次才让老师满意。

饰演陈季常的黎安也直呼“太难了”，相比于柳氏“外放”的表演，作为俱内的丈夫，神情动作也要时时配合。听闻一声“狮子吼”，什么時候捂耳朵，什么時候跪倒，要拿捏分寸和丰富情感层次。故事结尾，夫妻恩爱如初，接过妻子平日“教训”自己的棍子，陈季常把玩一番。沈斌特别提醒黎安：“陈季常先是有点不适应，这里不宜转得太快，要慢慢趁手，进而显出得意神色。”

台上的演员辛苦，沈斌、岳美缇和张静娴几位70多岁的老艺术家更不在话下。同时兼顾几个戏的传授，老师们天天到岗，场场盯到尾。老艺术家眼睛留意着演员的配合、走位和动作神情，耳朵还要兼顾着板鼓的快慢、音准——同为90后的乐队成员，对于演奏《狮吼记》也是头一遭。

从“歇夏季”到“集训季”，已坚持近十年

在昆剧团，忙碌的不只这一个剧组。循声走上三楼，即将于下月首演的原创大戏《红楼别梦》也在紧张的排练当中。连日的高温排练，让主演沈奕丽显得有些憔悴。而一个多月的《长生殿》

▲全国巡演刚刚结束回沪，顾不上休整，上海昆剧团的师生们就投入传统经典《狮吼记》的排演之中。 本报记者 黄启哲摄



巡演开启时，她在演出前两天重感冒一度失声，工作人员都为她捏把汗。好在当天下午以“十二群芳”的舞蹈排练为主，让她稍稍能喘一口气。不过首演在即，试妆、发布会日程满满当当，排练更要见缝插针。沈奕丽心中酝酿十年之久的宝钗情结，一朝圆梦，唯有全力以赴。

而在三楼排练厅外，花脸演员吴双正来回变换步法活动筋骨，看起来轻松不少。殊不知，去年11月，一样是在排练厅，吴双练功时不慎摔伤，多发性膝盖关节损伤把他送上了手术台。眼下的他，其实是在做复健。虽说康复进展顺利，可真要站上舞台演戏，怕还要等到明年年底。眼看着同事们演出任务马不停蹄，说不羡慕是假的。2010年岳

美缇与张静娴演出《狮吼记》时，他是戏里的土地公，设计的不少动作让岳美缇至今念念不忘。相比于伤病带来的“悠闲时光”，对于演员来说，到底是舞台上的“大汗淋漓”来得畅快。

旧时梨园因高温演出少，有歇夏的习惯。如今剧场演出和排练的条件都上去了，夏季作为集训季，上海昆剧团已坚持近10年之久。下半年，阿尔巴尼亚、希腊、俄罗斯等海外演出快马加鞭，《狮吼记》《红楼别梦》《琵琶记》等一系列经典原创将轮番登场，倒逼着演职人员更加发奋。今天的昆曲人，不在演出的路上，就在排戏的路上；不在排戏的路上，就在备战的路上。

简·奥斯汀逝世200周年，英格兰银行举办展览

新颖视角展示作家别样人生

■本报记者 徐璐明

昨天是英国作家简·奥斯汀逝世200周年。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正式发行了以她为肖像的新版10英镑钞票。钞票上引用了《傲慢与偏见》里的一句话：“我说呀，什么娱乐也比不上阅读的乐趣！”

有趣的是，英格兰银行不仅在昨天正式发行了印有简·奥斯汀肖像的10英镑纸钞，还顺势举办一个作家与银行之间关系的展览，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来展示作家的生活。

简·奥斯汀本人终身未婚，而且生活十分拮据。父亲去世后，她和母亲还有妹妹经济陷入困顿，全靠他人救济。这样的生活经历也许让她对女性的人生轨迹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在策展人杰妮·亚当看来，简·奥斯汀十分明白金钱的价值。金钱是她作品的主旨之一，她笔下的婚姻不是虚空的爱情而是让女性能够获得更好的经济条件的途径。

展览中展示的简·奥斯汀在豪尔银行的银行存款记录就能说明当时她的经济状况和金钱观。在她开始因为写作赚了钱之后，她十分谨慎地投资了英格兰银行的低息股票。根据银行记录显示，尽管这笔投资并没有为她赚取多少，简·奥斯汀依然将她的这笔钱原封不动地存入豪尔银行。她总共存款三次，每次15英镑。然而，直到她去世，她都没有再动用过这笔钱。事实上，这笔钱第一次被取出，是她姐姐用来支付

简·奥斯汀的葬礼费用。

该展览于19日在英国银行博物馆开放，除了简·奥斯汀，展览中还展示了其他与银行或者金钱有密切联系的作家，包括儿童文学《柳林中的风声》作者肯尼思·格拉姆，他19岁通过银行职员考试，在银行系统内一待就是30年。

他的这段工作经历颇具传奇色彩。1903年，格拉姆在银行任职时遭遇枪击，被打三枪，幸好全部射偏，他才幸免于难。最后，格拉姆徒手将歹徒制服。“这样曲折的剧情，恐怕就算是写在悬疑小说里都很难让读者信服。”杰妮·亚当说。

简·奥斯汀的“前辈”，也曾出现在10英镑纸币上的查尔斯·狄更斯的一份手稿也在本次展览上展出。手稿中描绘的是其作品《匹克威克外传》中玩板球的场景，其中有一段描述了去英格兰银行借钱的片段。狄更斯童年十分贫困，因为目睹父亲负债入狱，他一生都对钱财十分谨慎，和出版商讨价还价也毫不手软。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败家子”的人物，比如《大卫·科波菲尔》中的米考伯先生，也是因债务进了牢房。

在接受采访时，杰妮·亚当表示对乔治·艾略特的经济头脑所折服。“她很有投资意识并且受到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本次展览将展出她1874年到访英格兰银行时所签署的1000英镑纪念纸币。可以说，艾略特实现了奥斯汀笔下的女主人翁梦寐以求的女性财务自由的梦想。

李宝春携台北新剧团三部作品献演东艺

“新老戏”在经典里翻出新花样

本报讯（记者黄启哲）本月25日起，台北新剧团将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连演三天。三部作品《京昆戏说·长生殿》《赵匡胤》和《宝莲灯》皆由京剧老生、李少春之子李宝春领衔。素以大胆创新著称的台北新剧团，此次在《京昆戏说·长生殿》中将京剧《贵妃醉酒》《梅妃》与昆曲《赐金定情》《献发密誓》几出传统戏杂糅一起。主创希望让戏迷熟悉的京昆老腔老调，通过拼接融合的方式，带来新的视听体验。

不论新戏还是老戏都要做到一个“新”，这是近日提前来沪宣传演出的李宝春所特别强调的，所以他将此出演出的三出剧目定位为“新老戏”。“所谓‘老’不是陈旧，而是经典。考验戏曲人在庞杂的老戏中寻找值得传世的经典作品，而‘新’则是借用当代元素和新意在视觉、戏剧节奏和主题上重新包装。”

此次《京昆戏说·长生殿》为例，故事伊始一张壁画徐徐展开，由当代的学生与高力士的隔空对话引出一段千古传奇。“七月七

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的情景在舞台重现。而在京昆融合上，此次演出选择了京昆表现唐明皇与杨贵妃爱情传奇最耳熟能详的经典戏码。京剧方面，有梅派代表作《贵妃醉酒》。考虑到京剧的情感表现力度更强，所以在更需要表现悲感情绪的《埋玉》一折，主创特别为唐明皇改写了一段皮黄旋律，让角色的情感更为丰满。而到了《定情》等片段，则尽情舒展昆曲柔美婉转一面。只是交错拼接，还嫌不够。该剧在《哭殿》一折更安排了京昆对唱。昔日昆曲传统戏中，只有老年唐明皇一人对着杨贵妃雕像诉说思念，这一次，“雕像”开口唱京剧。“这样的处理，也蕴含着‘天上人间，调式不同’的意蕴。”李宝春这样解释。

总在传统戏里翻新花样，会不会担心老戏迷接受不了？出身京剧世家的李宝春的原则是：“小心翼翼保留传统的唱念经典，用新的元素不断向当代观众渗透。”传统戏曲的舞台，也需要更丰富的呈现。多一点变化，观众就多些选择。



由李宝春领衔的《京昆戏说·长生殿》剧照。（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许畅

曾经一段时间，短小精悍却蕴意深刻的短篇小说，在文学圈“边缘化”。写作者将更多的注意力似乎投向了长篇小说。近年来，随着业内重拾对这一体裁的关注与讨论，短篇出版也悄然升温。日前，“华语短经典”丛书第二辑八种新鲜上市，精选汇集了史铁生、王安忆、张炜、刘庆邦、叶兆言、张抗抗等八位当代著名作家的短篇小说代表作；中生代作家沈大成、赵松，90后新锐作者大头马的短篇小说集近期纷纷亮相；上海九久读书人的“短经典”系列陆续引进推出。这些短篇小说集艺术风格迥异，但无一例外体现出作者的文体自觉意识。

有评论家谈到，优秀的短篇小说于方寸中表现大千世界，自有其独特美感。一篇优秀的短篇小说尤其要求作者在有限体量内，用简洁精到的语言把故事说清楚、讲到位，深刻描画人性或反映现实，这对作家的选材眼光、想象力、文字驾驭能力要求颇高。作家迟子建有个观点：短篇小说舞台不大，格外需要作家在起舞的一瞬，将调整身心在最佳状态，这既离不开饱满的激情，又要有气定神凝的气质。

“好长篇和好短篇根本无法互相替代，是完全不同的写作技术”

不可否认，从整体而言，无论是受瞩目程度、出版销量，还是角逐文学奖、后期影视改编等方面，短篇相比长篇显得优势并不明显。但不少出版人

名家、青年作家以及外国作家的多种短篇小说集最近陆续面世

方寸中展现大千世界，短篇小说出版悄然升温



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王安忆《姊妹行》

沈大成《层次想起的人》

张炜《冬景》

发现，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公众阅读口味愈发多元，短篇小说又获得了新的生命力。眼下，不少青年作家的写作是从短篇创作起步的，他们的短篇小说集出版，可成为对其一段时期内文学写作生涯的检验和认可。

而不少名作家涉足短篇小说写作，也是为了开拓文学创作的多种可能性。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华语短经典”丛书，去年曾推出第一辑，囊括了苏童、余华、赵玫、李洱等作家，反响强烈，今年再度推出第二辑，力求打造当代国

内一线作家短篇出版品牌。“短篇是唱诗的过程，长篇是自我施洗的过程。”该套丛书作家之一苏童曾如此描述。他喜欢用“一张桌子上的舞蹈”比喻短篇小说的美感，“如果一部好的长篇小说是气势恢宏的交响乐，那么短篇就是室内乐，它虽不像交响乐般华耀，但其复杂性、丰富性与协作性依然能得到体现”。放眼海外，在契诃夫、曼斯菲尔德、乔伊斯和伍德·安德森的手中，短篇小说已经成为一种表现日常生活经历的手段。

“好长篇和好短篇根本无法互相替

代，是完全不同的写作技术。”作家孙甘露直言，曾有庸俗的论断说“写短篇练练笔”，这句话不成立，好的短篇根本无法变换成一个好长篇，这不是冲点水就可以做成的。在张抗抗看来，短篇小说中所有的细节、语言、人物，都是从生活中那些不引人注意的角落，像捡拾芝麻一般，小心地收集而成；芝麻是原生态果实，而短篇所需做的，是把一粒粒饱满的芝麻，“集腋成裘”般加工成麻酱或是香油。

不少评论家达成共识：短篇小说需

要的创作爆发力更强、作者的精神更凝聚，不是特别成熟的小说家，对人生、人物不能凝练到极致的作者，很难写出好的短篇小说来。作家张炜就曾感慨：“我创作最旺盛的时期，状态最好的时期，都献给了短篇小说。”

阅读短篇小说对读者的文学素养也构成挑战

国内外作家都不否认短篇小说的独特功能——先锋性与不入俗套的艺术追求。

而写作者在短篇小说美学层面的不断攀爬及达到的境界，对读者的文学素养同样构成挑战。比如，曾以《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名声大噪的雷蒙德·卡佛就说过，短篇小说是“将一条鱼变成鱼骨头端上来”，读者需通过生活体验和想象力，去恢复骨头上的肉，自行还原被卡佛省略的部分。

文学刊物《小说界》自今年转型以来，每个月聚焦一个主题策划，邀请众多中青年作家“同题作文”，日前上市的7月号紧扣诗句“他经历过常常不被理解的最好的事情”，章缘、张怡微、薛舒、韩今谅、王苏辛等九位作家从各自角度阐释对于这一主题的理解，创作了《跟神仙借房子》《度桥》《越野》《倒春寒》等短篇小说，作品个性迥异但又彼此呼应、互为观照，宛如多声部的合唱。读者能从这一组各具风格的短篇中，一窥短篇的灵动、轻盈与弹性。

有学者注意到，短篇也为文学创意叙事开拓了疆域，作家在这一体裁中实践着独特的创作思路。作家沈大成的短篇小说集《层次想起的人》，15个短篇小说描摹了15种奇怪的人，包括“阁楼小说家”“抓娃娃机的男子”“理发师阿德”等，营造出一层层颇具张力的超现实时空，荒诞意味十足。作家赵松《积木书》也跳出了传统意义上短篇小说的“合集”，更像是由很多闪烁着小说元素的独立短章构成的书，好似一块块关系暧昧却又藕断丝连的“积木”，最后呈现出令人意想不到的生活拼图。